春秋集義

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集義卷五

宋 李明復 撰

隱公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程頤曰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衛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謝湜曰清衛邑垂衛地州吁之亂二公遇于清凡伯之難二公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程頥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廵狩魯亦不朝故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者故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來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胡安國曰鄭伯欲以太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
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
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
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
太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岳之下
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
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
王以鄭伯母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

焉盡太山之旁不足為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廵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

庚寅我入祊

程頤曰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謝湜曰祊鄭祀太山之邑也莊公使宛來歸祊欲以祊易許田也庚寅我入祊魯受祊邑於鄭也鄭不得

王命私以封邑與魯魯不得王命私受封邑於鄭二
國皆在所治也故鄭以邑畀魯稱歸罪其與之專也
魯得邑於鄭稱入罪其取之逆也與之專者鄭以祊
為己邑故以歸魯使魯有之也取之逆者其入邑與
許叔入許鄭伯入櫟無異故也宛不氏未賜族
胡安國曰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
詞也義不可而强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安國曰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强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

則不名死而名之别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盖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草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頤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

謝湜曰宋公序齊上正王爵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大道隱而家天

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盟詛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草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呂祖謙曰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
秋經傳與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
未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
命所以不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
係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
之名所以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性其他政事
權謀不可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

以凡書盟于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桓鄭宋盟于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不過是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及後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

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亂帥師以戰于郎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皆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畧霸

八月葬蔡宣公

程頤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謝湜曰諸侯五月而葬宣公三月而葬速也過時而葬為不敬先時而葬為不懐不敬不懐非孝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程頤曰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義弗安也

謝湜曰浮來紀邑莒人微者公及微者盟于紀邑自陵之道也

胡安國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

以衰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甲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

程頤曰爲災也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程頤曰未賜族書名而已

謝湜曰卒而後賜族故不氏無駭公子展之孫其卒也賜族爲展氏大夫生而賜族諸侯之失制也觀季

文仲遂叔肹卒書氏然後知無駭挾之不氏為正也觀無駭卒不書氏然後知季友仲遂叔肹之氏為非正也

胡安國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

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効明矣

呂祖謙曰春秋之初謚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翬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

春秋初東遷蓋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謚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之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賓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程頤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

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謝湜曰天王以聘禮交結邦國故三年之間聘魯者二凡伯天子卿士之有爵者故稱爵南季天子大夫故稱字

胡安國曰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愬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

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所以為不正乎經書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也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者如此政事安得不自

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程頤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亦災也

謝湜曰建寅之月陽氣尚微非大雨震電大雨雪之時三月大雨震電大雨雪變之大者也雷聲異常為震書震則又以示上天譴怒之意

胡安國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之感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

鍾巫之禍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
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
所書之意矣

挾卒

謝湜曰挾不氏未賜族

夏城郎

程頤曰書不時也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
郈其後復隳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
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
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
役不踰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
邇畧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
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
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程頤曰謀伐宋也

程氏雜説曰古之治時諸侯服天子之命以守疆土以治人民其朝聘有時其出入有度無非禮者也一作無非事也世之亂也王綱不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強凌弱衆暴寡大者則糾合其黨以逞其欲中者則附從不服以救其亡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矣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會者皆譏

也若夫彼善於此惡有輕重則各重乎其事春秋之法與諸侯為會則書曰公會某侯于某公會齊侯于防公會齊侯鄭伯于仲丘之類是也内臣會諸侯則書曰某會某侯于某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之類是也内臣之辭也其外諸侯相會則書曰某侯會于某蔡侯鄭伯會于鄧齊侯宋公會于洮是也唯以國之大小强弱爵之高卑為之次直罪其非王事相會聚爾

謝湜曰防魯地左氏謂宋不王謀伐宋

胡安國曰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會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

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程頤曰為師期也

謝湜曰冬會于防春會于中丘貪遠務而釋近憂圖外功而弛内事取危之道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頤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程氏雜說曰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伐宋矣又敗宋師于菅浹日之間取其二邑亟之也故書日以謹之

胡安國曰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令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呂祖謙曰觀隱公一卷其間言王處甚多蓋間止有一二年不言耳以此見得王室雖衰當時尚知有王如鄭伯以王命伐宋若此皆是自後言王處極少以此見得又不及隱公時節又曰鄭伯以王命伐宋須看鄭本志非是為王不過欲報前宋使三國伐鄭之讐耳又須看前王貳于虢鄭怨王室至虢為卿士鄭為左卿士其職已在虢下猶且以齊朝周則伐宋之志已可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程頤曰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程頤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謝湜曰郜防宋邑伐宋將以討不庭也得邑而舍罪則暴惡在所伐者皆可以利獲免矣何以禁亂法之人哉故兵以利興春秋惡之取邑重事故書日內則

書外則不書詳内事也

胡安國曰内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祀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邿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

程頤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謝湜曰君以國為本國以民為本本固然後以動則

威以征則服若乃勞民以事攻討而内無守備基本

空虛危國之道也春秋書鄭伯鄭人會伐於前書宋

人衛人入鄭於後而莊公不知安固國本其失久矣

三國乘虚入鄭故不稱伐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程頤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

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蓋取三國之聚其殘民也甚矣

程氏雜説曰取者非其有之以為已邑也滅者覆人之邦絶人之祀其惡尤甚凡取田邑不以内外皆曰取外國唯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僖三年徐人取舒二者不絶其祀取以為已附庸也其他皆滅矣内大惡諱凡滅國皆不書若取鄟取邿取郜之類皆只謂之取而已唯僖十七年夏滅項不

諱者非公滅也按僖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然則夏公不在國滅項非公滅也凡諱者隱公惡也執政之臣滅之曷為而諱哉

謝湜曰戴小國鄭國伐戴取之不書滅者取之為已附庸故也三國移師伐戴大國在所救也鄭伯既不能救又因其困伐而取之襲人之暴而逞其虐乘人之危而利其國不義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叚敗王師因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頤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謝湜曰郕小國五年衛師入郕十年齊人鄭人入郕小國困於水火可知也

胡安國曰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夲以公子

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矣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為難辭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程頤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程氏雜說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中

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
於鄰國壤地相接苟無以相與則何以講好而修睦
蓋其勢有不得不然哉然或非禮則適所以為亂也
王室不綱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而惟強弱之視或
附大而結好或畏威而共命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
國則聘而不朝故來朝于魯者非邾郳紀薛則郯杞
曹滕之類皆小國也魯侯之所如者惟晉齊楚三大
國而已聘於魯者則齊晉宋衛陳鄭秦楚之邦魯臣

之所如者則唯多大國而或及於小國者矣是以聖人一切書之皆所以示愧諸侯之來魯者則曰朝曰聘所以紀當世之亂蓋不如是則無以正王法其內臣如諸侯非聘則各書其事惟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不繫事而非聘

謝湜曰鄰國疆境相交邦事相聯婚姻相通災難相恤於其繼世則許之相朝所以致兩君親睦之恩也春秋相朝則出於小國畏難而為之非鄰國世朝之

禮也故齊楚之屬大于魯則魯往朝之而齊楚不至焉方是時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取戴齊人入郕小國受難甚矣故滕薛恐懼朝魯

胡安國曰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夫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不

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之而不削皆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呂祖謙曰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又曰看隱公一

君須知得天下之禍機常萌於盛滿之時隱之季年

滕薛來朝爭長而隱公能和之又與鄭伯入許伐宋

皆有功魯正是盛滿之時所以羽父之禍實萌於此

如秦隋之君莫不皆然前面如此之盛不知持守之

道理後不免有所失何故一旦為羽父所殺也此必

有因大凡當盛滿之時最要人持守蓋隱公當此之

時驕恣自滿而不知戒故不免有簒弑之禍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程頤曰謀伐許也

謝湜曰時來鄭地左氏謂許不共謀伐許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程頤曰書及内為主非内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謝湜曰齊人鄭人入郕公及齊侯鄭伯入許皆不書伐者著其以不義入人之國也入許稱及則以謀出於公也許莊公出奔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先王以

兵止兵以殺止殺春秋以産怨難而已自中丘會起其後魯齊鄭伐宋魯取郜防宋衛入鄭宋蔡衛伐戴鄭取戴齊鄭入郕魯齊鄭入許怨搆而不息禍連而不止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可不戒哉

胡安國曰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赴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

兵甲為宋而伐郕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取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惡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强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

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呂祖謙曰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頤曰翬譖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于寪氏翬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而討寪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

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謝湜曰公薨翬與桓公弑之也君父大難臣子所不忍言故不書弑君父大故臣子所不敢沒故不書地薨而書地謹其終也不地以見不得其終也葬以奉安死者君弑而賊不討則死者不安於下雖葬猶弗葬也故不書葬以責無臣子也易曰履霜堅冰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然則禍難之發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矣春秋書翬帥師不書公子以見公

子翬不臣之心已兆於此其罪在所絶也書大雨震電大雨雪以見災變之大人君所當修省也為隱公者輕社廟以事干戈勞力衆以工城築委宮庭以逐盟會國有大姦而不知察臣有逆謀而不知慮天有譴告而不知恐權歸於私門而不知制此不測之變所以發於肘腋之間也然則有國家者其禍亂之萌可不鑒之於微哉

胡安國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

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旣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不早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於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仇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

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
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
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
足貴也太叔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
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賵仲子而冢宰書
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
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
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

之哀榮不可恕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餘詳見第一卷元年春下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而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泯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討也而莊公獨以順毋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賙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寮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咺之不言如

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冡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貴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

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叔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矣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義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而私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於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

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
而義不係於遂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
歟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
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
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危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
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是故比事
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窮以一年之
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以為經

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夫

春秋集義卷五

春秋集義卷六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程頤曰桓公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桓謚也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頤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

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辠也

謝湜曰君為國之大本即位君之始事位不正不可以守國故春秋元年必書公即位所以正大本謹始事也諸侯爵位皆先王度其祖考功德而畀之也故子孫繼世必請命於王頒政施教考禮修樂必受命於王所以尊王命而正邦國也自隱公以降列國盟會自專法令自出其即位皆受之先君而請命之禮不修君臣之大義廢矣故春秋之初以王法首奪隱公即位而正其惡也奪隱公即位以正其惡而諸侯

擅命傳國之罪皆見矣此隱公所以不書即位也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書即位者以明繼正也莊公閔公僖公不書即位者以明繼故也桓公以害隱而立宣公以公子遂害世子而立定公以季氏背昭而立三公書即位者著其自立之罪也然則春秋之法書即位者以繼正也不書即位者以繼故也隱公繼世正也宜書即位而不書者以罪諸侯不臣桓公宣公定公繼世非正也不宜書即位而書者以責臣子

不能討逆也

胡安國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又曰桓公與聞乎弑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絶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

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與曰此狥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

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朱熹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

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程頤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假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程氏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為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易許之事破左氏謂田是許之田如何

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魯隱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楊時曰宋督弑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

謝湜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孝子疾痛在心思慮未能接事故也國有大故然後以義勝恩

故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有不辟者隱公即位三月而盟于蔑桓即位三月而會于垂春秋諸侯無三年哀戚可知也春秋於即位三月書盟書會而惡自見矣

左氏謂修好于鄭

又曰許田魯朝宿之邑也鄭莊公欲易許田其志已見於歸祊矣祊小許田大故歸祊之後五年然後得許田其會于垂也又以璧遺魯而請之祊非魯有也許田鄭易而得之也祊非魯有然而於魯稱歸者罪

鄭專天子之邑也許田鄭易而得之然而於鄭稱假者不與莊公變天子之封也假暫辭稱假以明復當歸魯

胡安國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

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擅弃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呂祖謙曰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朝宿湯沐皆天子所賜諸侯之邑然天子諸侯其朝㑹之時如此之衆安得許多邑以與之葢天子所賜非其大勲勞即王之懿親却非人人而與之如五服之諸侯其來亦自有時耳朝宿之邑在畿内湯沐之邑在方嶽之下想一邑之内亦不多要不過數十家耳又須看鄭人卒易祊田之意初間尚懼王法未敢遽易故以假為言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程頤曰桓公欲納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

謝湜曰公立不正與鄭會受鄭璧遺鄭許田及鄭盟以親鄭也

胡安國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

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大義遂以澌滅天討無復共行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程頤曰君修德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謝湜曰水汎濫異常為大水大水陽氣勝而溢也其

損傷民物為害大故書

胡安國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能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

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
世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
解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程頤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
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

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謝湜曰宋督宋萬不氏未賜族也雖賜族不當書氏逆惡在所誅絶故也孔氏父名孔父死君之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可謂忠於其君矣故殤公之被害也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宋殤公立十年外事攻討兵連不息内有逆臣而不加察外有怨仇而不加慮此督之難所以發於蕭牆也棄内事外

者可不戒耶桓月皆不書王二年書王者以王法正

督之罪也

胡安國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

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

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

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

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

侯之卒無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按左氏宋殤

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蓄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

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動也
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
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衛宗
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
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呂祖謙曰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
心而後動於惡此左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

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為弑逆之事惟此心蕩則縱橫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弑殤公乃為惡之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為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之心也

滕子來朝

程頤曰滕本侯爵後服屬于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之罪自見也

謝湜曰滕侯爵稱子以其臣屬於楚也四夷君長爵不過子滕侯臣屬於楚稱子黜之也先義後利上賢下力貴信賤詐中國之道也禽獸惟利是嗜而不知義之在所先也惟力是務而不知賢之在所上也惟詐是用而不知信之在所貴也春秋之所以賤楚者以此而已故中國諸侯臣屬於楚則黜之

胡安國曰隱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

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是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而莫敢動於惡而篡弒之禍止矣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禽獸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外之也或曰非天

子不制度不議禮不攷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

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

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

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

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

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

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

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李侗語録朱熹問按滕本侯稱伊川程氏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是時楚未與中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為宋役爾不知伊川程氏别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為為朝桓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

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為正胡氏又謂凡朝桓者皆貶獨紀侯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桓故再朝皆無貶焉熹竊以為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弃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會成事傳皆有說可據伊川程氏與胡氏依公穀作紀字延平李侗答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書諸侯來朝皆不與其

朝也胡文定謂春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合於先
王之時諸侯之朝皆無有世朝之禮者故書此譏之
也滕本侯稱桓二年來朝稱子者以討亂賊之黨貶
於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以為時王所黜者胡氏
以為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說非來諭以
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世有罪而并
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人改過遷
善又善善長惡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伺竊以從

胡之説於道理為長觀夫子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桓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於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自强而碌碌於時者久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沿一義而發遽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殽亂春秋之旨不明其本意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

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為通又不知
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
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諸俟他日反復面難庶
幾或得其旨又曰伊川程氏之說攷之諸處未見春
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迹更俟尋攷之來諭以謂紀侯
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桓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
之正可以危急而弃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
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於朝桓則非滕子之類也列

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

朱熹曰向見程沙隨作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

末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程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共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說却恐是如此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氏春秋

亦如此說滕子程是紹興以前文字不知沙隨見此而為之說還是見得此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程頤曰宋弒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大惡也

謝湜曰宋有弒逆之亂為之討賊而肆諸市朝立殤公之後以承社稷諸侯之職也四國之會于稷也乃從逆臣華督之謀召公子馮以君其國而以督相之是四國釋宋之亂弗治而反以

成之也天下之亂未有大於弑逆者也四國不能討亂而反以成亂惡之大也春秋書成宋亂而四國之惡不待貶黜而見矣去其亂之謂平遂其事之謂成

胡安國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胥於亂以亡按春秋華督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而歸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

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亹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弒逆幾至喪亡則以昧於履霜堅氷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

又曰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嘗攷之傳當郜定公之時蓋有弒其父者而定公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

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

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張栻曰春秋會于稷以成宋亂或訓成為平不必如此說這般公事如何便結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程頤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也

程氏雜說曰宋有弑君之亂諸侯之義所宜共恤督

有弑君之惡且凡民罔弗憝況諸侯哉成者平也公
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平之而遂亂受賂納于太
廟所謂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
謝湜曰王鎮大寶器天下所共貴惟聖王能以德服
天下而有之故古者藏之于廟以示祖宗能受其獻
也郜鼎之賂明則人所惡幽則神所惡内不可以示
子孫外不可以示神民凶莫大焉桓公視弑逆大惡
安以為常故以得宋大鼎為功而納之祖廟也春秋

書取宋大鼎書納于太廟其惡不待貶黜而見矣故臧哀伯曰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大鼎取之宋也書曰郜大鼎者郜不能守而宋取之宋不能守而魯取之然則大鼎無常能守則存不能守則遷故大鼎書主名以為有國者戒也納大鼎書日謹其事也璧大鼎皆保國之器也桓公受鄭璧取宋大鼎皆以得保國之器為榮也無保國之德而恃以保其國失之大也

胡安國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敎之習為弒逆悖亂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示之戒矣

呂祖謙曰臧哀伯之諫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孜然桓公於弒逆之事猶忍為之臧哀伯乃諫

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内史之言須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唯納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數等而為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殺父以為常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頤曰凡杞稱侯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紀不復稱侯矣

胡安國曰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程頤曰始懼楚也

謝湜曰左氏謂始懼楚

胡安國曰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與之鄰是以懼也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

不知本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小大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程頤曰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謝湜曰杞侯奔走以事大國而不得免故魯人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程頤曰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

又語録或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謝湜曰君行其至必書謹之也古者國君以事而出返必告廟示不敢專也春秋諸侯出入無時會盟征

伐繼踵不息其至也不復告廟者衆矣春秋因其告
廟則書其不告則不書以示不敬也諸侯宗廟社稷
之主也政治不以時修祭祀不以時舉臣民不以時
省則國事隳矣故魯侯之出春秋謹其至而書之所
以為之戒也凡書至八十二觀其所至時月而諸侯
委社稷弃人民般樂自縱而久荒于外其失見矣
胡安國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
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

至常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卒常例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illegible]公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春秋集義卷六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